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二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發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四十二

諸葛亮傳 晉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頴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

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於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

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説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并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

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

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
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
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
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税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
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
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
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
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

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説曰昔吴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弇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兾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乆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

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隷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

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

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

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

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
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刋載不朽今使使持
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
侯䰟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
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

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會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太史慈傳

陳壽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

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耳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

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

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知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

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

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
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
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
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
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
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
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
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

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絶迹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

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子亨官至越騎校尉

魯肅傳 陳壽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發財貨

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

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録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

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

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

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

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强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吾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

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後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仍偽報曰

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寛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隣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懽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

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二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四十三

晉家人傳 宋歐陽修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

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皇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

不從乃及於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惟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

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勲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黄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

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懽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

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遼人迫帝與太后拜𢬵巴堅畫象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黄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黄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

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
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
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
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
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
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
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
以賜禪奴陘北地尤高凉北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

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從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千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

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北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宫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髪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王朴傳 歐陽修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

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

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强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冦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强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鋭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

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樞密副

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歷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歷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二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

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王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王彥章傳　歐陽修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子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

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絶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

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彦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徳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内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强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

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葢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彦章為招討使驚曰彦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彦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彦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

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檝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

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秖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

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瘡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葢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

人予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予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於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

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馬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

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彦貞拒周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彦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彦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彦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於淝河

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累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

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

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李嗣昭傳 歐陽修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陜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

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
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
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
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
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
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
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
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

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於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於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

鎮定皆已絶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内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

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

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五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二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四十四

張承業傳　宋歐陽修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内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廹將出奔太原乃先遣

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

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

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温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乗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

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勑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悮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

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王師範傳　歐陽修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

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於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

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

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於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閤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令糧且絶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傅其城而梁别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

上將軍居於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出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予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阬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趙犨傳

歐陽修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劒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名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冦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黄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為刺史以自保

忠武軍表舉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舉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舉置舂磨寨麋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舉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

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翔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僟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黄鄴於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僟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

屋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黄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冦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珝代立珝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

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翔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於家陳人為之罷市

孫德昭傳 歐陽修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黄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於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為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帷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為保德昭以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

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叩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烟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為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

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肩及百官保東街

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鬬雞紗遺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

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

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

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

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

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

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郭延魯傳　歐陽修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射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

之秩滁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於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剥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

子孫率以家資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馮道傳 歐陽修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

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床席卧一束蒭而已所得俸禄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

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
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
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
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
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
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
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
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

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喜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

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
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
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
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
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
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
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
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

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狄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

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别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葢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

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於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葢如此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布發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四十五
郝昭三國注魏畧
昭字伯道太原人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

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

土瓦填壍欲直攀城昭又於内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内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均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

在汝而已

孫賓碩　三國注魏畧

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勑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為虎牙非德

選不足為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

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

其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

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閒得為

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凉州刺史

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

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坐時息從

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閒變姓

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户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户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如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

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别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荆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荆州乃復

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

李孚　三國注魏畧

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常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鬬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

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

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韋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

復夜簡别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

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强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内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畧不損於故

伍孚

三國注後漢書

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勑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勑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

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審配三國注

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别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内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

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

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眦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許允妻阮氏 三國志魏氏春秋

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名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

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
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
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
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
者果懐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
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
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
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

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
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
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
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士有百行君
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
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
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

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白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

畱贊 三國注吳書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黄巾賊帥吴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嘆因呼諸親近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歴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差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

甚奇之乃表薦賛遂被試用有戰攻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以賛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賛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賛將軍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賛賛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

斫之乃去初賛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嘆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

鄭泉 三國注吳書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

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年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李秉 三國注王隱晉書

秉字玄冑有儁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不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

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

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

王裒 王隱晉書

修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痛父不以命終絶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絶墓前有一栢樹裒常所攀援涕泣

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裒刈麥者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裒為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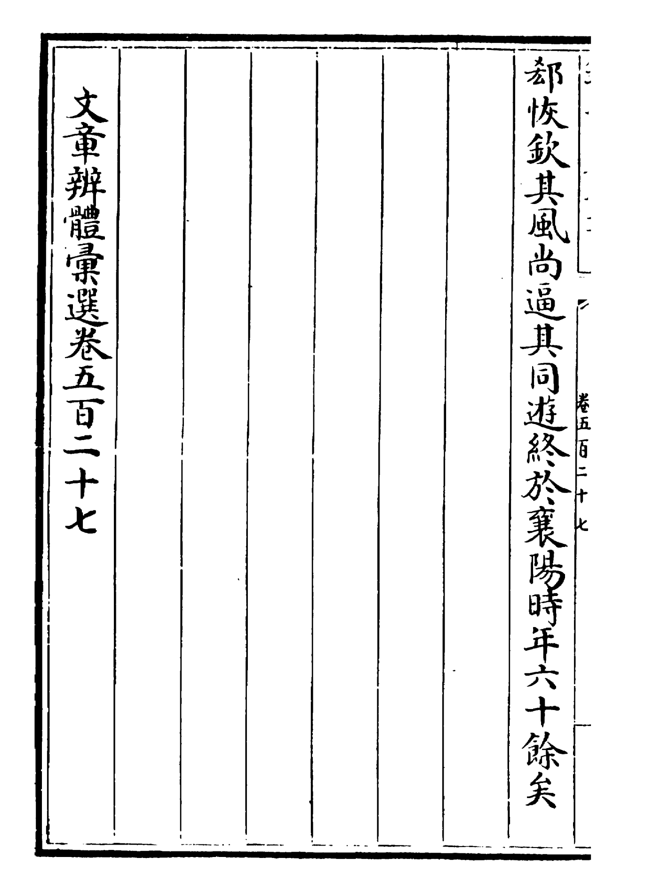
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數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絶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耶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趙整傳　崔鴻十六國春秋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為堅著作郎後遷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酒以秘書監朱肜為酒正令人以極醉為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

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是言之前危後則又云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悦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每宴羣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氐户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户配長樂公丕鎮鄴親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星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末年堅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

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内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强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



郄恢欽其風尚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二十七